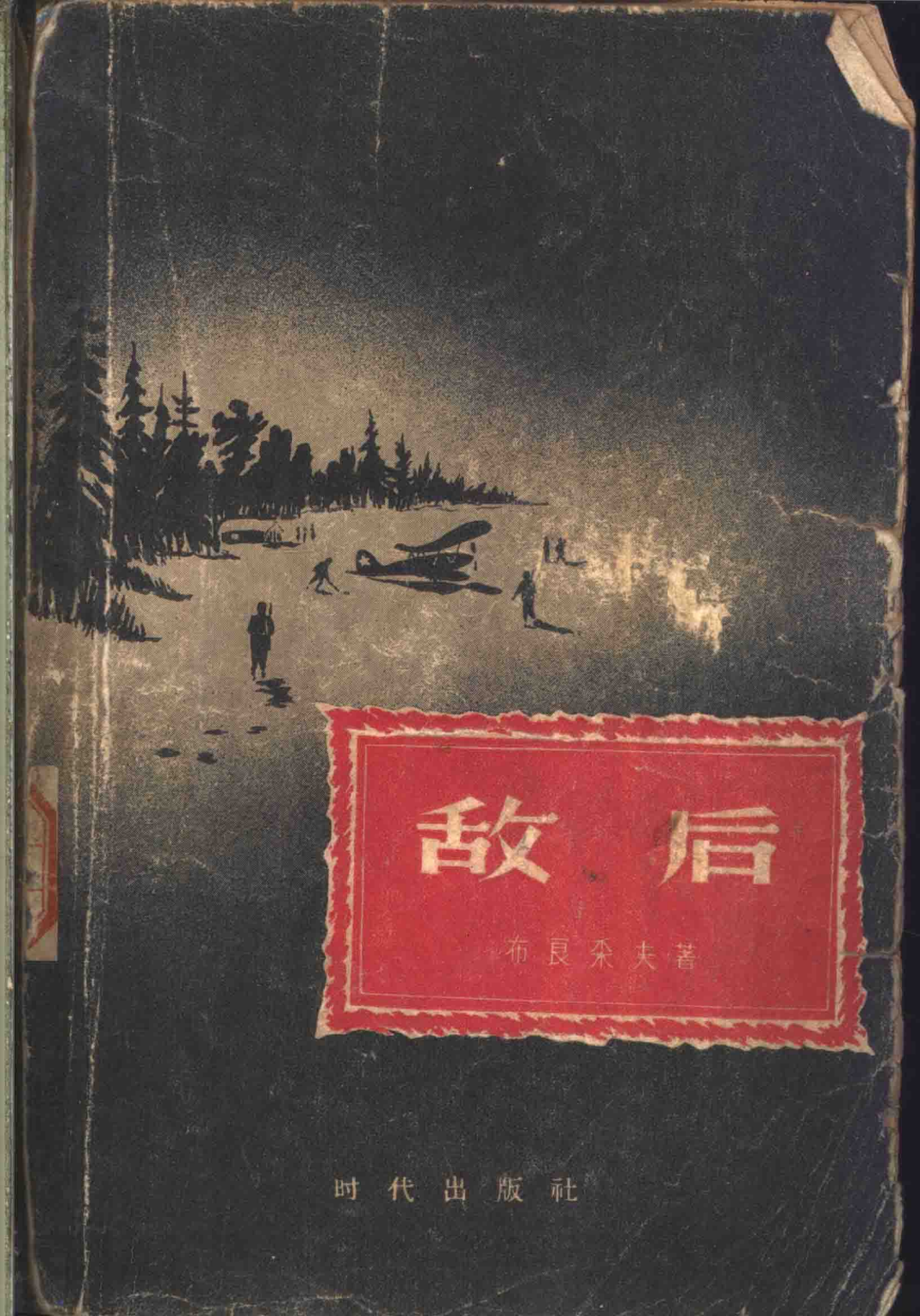




后 敌

布良采夫著

时 代 出 版 社

敌 后

苏联 布良采夫著

常 晓 帆译

时 代 出 版 社

一九五六年·北京

Георгий Брянцев
ПО ТУ СТРОНУ
ФРОНТА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1952

內 容 提 要

本書寫一个游击隊在党的領導下，配合留在城市里的地下工作人員，与法西斯侵略者展开了一系列的斗争。他們炸毀了佔領者剛剛修建起來的旅館，吊死了賣國賊，劫走了盖世太保的头子，炸死了为敌人服务的伪副市長，清除了自己隊伍里的叛徒，破坏了敌方訓練間諜的學校。最后，冲入城里，迎接了反攻的紅軍。

本書除故事性較強外，对于怎样热爱祖國，怎样憎恨敌人，是富有啓發作用和教育意义的。

时 代 出 版 社 出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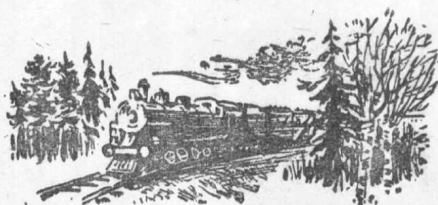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 45 号
(北京阜外白溝莊出版大樓)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中国近代印刷公司印刷 北京第三裝訂生产合作社裝訂
1956年11月北京初版 1956年11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27 印張：16 字數：305千字
1—30,000册 定價(6) 1.3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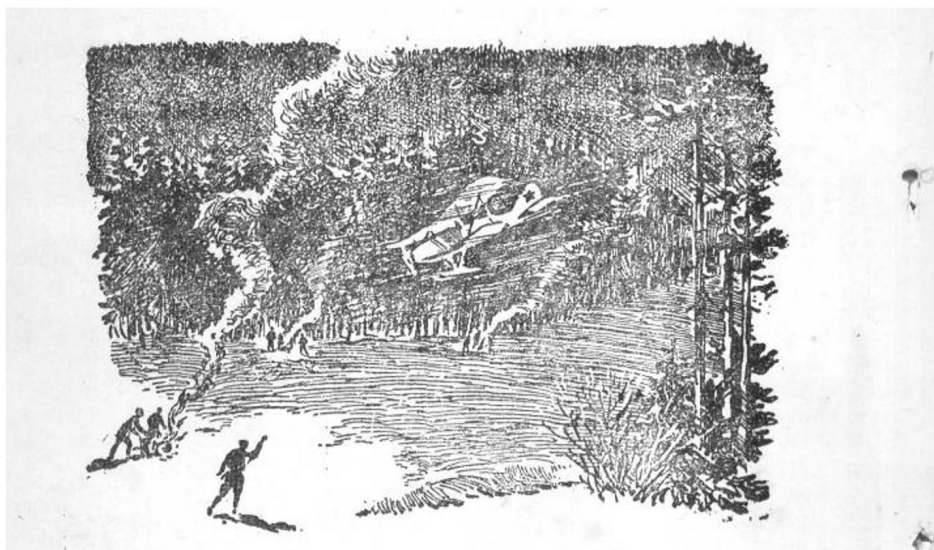
謹以本書獻給在法西斯侵略者后方協同作
戰的同志們、人民復仇者和布良斯克森林中的
游擊隊員。

作者



第一部





在离城三十公里的密林里的游击队大土室里，党的地下地委常委会会议，已经进行到第二个小时了。

地委会书记布斯卡列夫正在发言，他是一位上了年纪，身材不高，虽然已经开始发胖，但是还很灵活的人。

“斯大林同志号召我们，要在被占领区里造成敌人无法忍受的条件，”布斯卡列夫说，“要随时随地无情地消灭他们，不断地破坏他们的设施。遵照领袖的号召，我们的人民都已奋起参加这次神圣的斗争。人们在尽力做着一切；为了保卫和挽救社会主义祖国，他们牺牲自己的鲜血、自己的生命。可是对于排长格拉契夫的举动，我们该怎么看呢？”

布斯卡列夫沉默了下来，用询问的眼光环视着在座的人。他那锐利的黑眼睛，在浓厚的眉毛下闪闪发亮，被晒黑了的脸上的皱

紋，顯得越發嚴峻了。

參加會議的人除常務委員薩路賓、陀勃萊寧、卡斯特洛夫和路茲米托夫外，還有各排排長、各黨組長和德米特里·卡爾波維奇·別里亞克。

大家默默地望着布斯卡列夫，等待他自己來回答這提出來的問題。但是他又將這問題重復了一遍：

“怎末樣啊，我是在問你們？”他說着，並將視線停留在格拉契夫的身上。

格拉契夫遠遠地坐在土室角落里的一堆白樺劈柴上，在座的人都向他那一面回過頭去。

籠罩着四周的又是緊張的難堪的沉寂。格拉契夫默不作聲，低着頭，用手撫摸着膝蓋。

“在這兒用沉默是搪塞不了的，”游擊隊的政治委員陀勃萊寧憤激地對他說，“你說，你今後想怎麼樣去作戰？”

格拉契夫沒有回答。他的頭較前更低地一直垂到了胸前。

游擊隊隊長大尉薩路賓從樹墩上站了起來。

他怒沖沖地瞧着格拉契夫，將手往腰間的寬皮帶里一插，說：

“他什麼也不會去想的，我可以談一談我過去偶然在他的排里所看到的情形。”

原來格拉契夫指揮的獨立排，是作為前哨被配置在離游擊隊營地二十公里的地方，在他的排和游擊隊之間，橫貫着鐵路和公路。這鐵路和公路都被希特勒匪徒加強守衛着，因此每次都不得不冒着很大的危險才能到達他的排里。格拉契夫和他的戰士的任務應該是：用攻擊來阻止德國人的公路運輸，不讓對周圍鄉村中的居民行兇的侵略者有安靜的時候。可是這個排並沒有能夠完成這項任務，而且不但如此，他根本就毫無作為。隊長薩路賓現在激烈而

嚴厉地叙說的就是这个情况。

格拉契夫排的游擊隊員，总共只采取了一次战斗行动。这次战斗，——應該說句公道話——進行得很成功而且沒有損失。他們对在鄉村里宿營的一个敌方輜重隊進行監視，并展开了攻击。結果歼滅了所有的希特勒匪徒，并繳獲了武器、粮食和八輛兩匹馬拖的運貨馬車。可是几天以后討伐者來到了鄉村里，对和平居民实施了殘酷鎮壓。他們槍斃了十分之一的人，并貼出佈告，警告說今后如果有一个德國人被害，他們就將消滅十个俄國人，不管性別、不管年齡。这末一來格拉契夫就張惶失措了，并且停止了一切軍事行动。

“他們到現在还像旧教徒那样，待在沼地中間的樹林里，”薩路突繼續說道，“他們变懶了。他們在推測戰爭到什么时候才可以結束。格拉契夫放縱了自己，也放縱了全排的人，他忘記了他是一个游擊隊員、一个指揮員、一个共產黨員。我認為必須立刻解除他的排長职务，將他降为一个普通战士。并按照黨紀予以处分。这還是最輕的決定。按他这样的行为，真應該……”

薩路突沒有把話說完，憤憤地揮了一下手就在樹墩上坐了下去。大家都望着格拉契夫。但他还是那个樣子，坐着一动不动，將头一直垂到胸前。有时則重重地歎息一声。

常委會委員、爆破兵排排長烏斯曼·路茲米托夫要求發言，他体格匀称、腰部纖細，好像一位少女一样。

“我同意薩路突大尉的意見，格拉契夫應該受到嚴厉的处分，”路茲米托夫說，“必須撤消他的排長职务，可是我認為將他降为普通战士是不適當的，我建議任命他为班長，并在黨內当众警告。”

布斯卡列夫本來在卷自制烟卷，这时他把烟叶倒進皮烟袋，將紙片揉了揉也扔掉了。

“該你說話了，格拉契夫！你說！”他嚴厲地說，“交給你的的是多大的任務，多少人信賴你，可是你却是个窩囊廢——在樹林里待着不動，像个懶鬼一樣。”

格拉契夫嘆着氣沉重地站了起來。他兩肩很窄，又高又瘦，腦袋幾乎觸到了土室的頂棚。他低着頭站在那兒，兩頰深陷而沒有剃刮過的臉上，顯出疲倦的神色。他能說什麼呢？當會議一開始讓他說話時，他就將一切說了出來，現在还有什么可補充的呢？早在薩路賓到他的排里來以前，他就明白自己犯了很大的錯誤，可是已經太晚了，——在部屬的眼里指揮員的威信已經喪失殆盡。也許別人處在他的地位會採取另外一種做法，那就是將游擊隊員召集起來，老實告訴他們自己犯了錯誤，現在要糾正這個錯誤。但他沒有這樣做的勇氣。他不好意思承認這一點。所以就造成了如此的結果……

“我應該受到處分，”格拉契夫終於說話了。“我承認我是慌張失措了……我不想為自己辯白。可是我要坦白說一句……怕法西斯匪徒會用鎮壓和平居民的手段來報復我們的攻擊，這種想法，並不是我第一個產生的。從我們襲擊輜重隊的那個科留托伏村里，有幾個小伙子跑到我這一排來當游擊隊員，是他們帶來了這種想法。而我卻受了他們這種心情的影響。於是以後一切都完了……同志們，請隨便交給我一個任務吧，我一定將功贖罪……我起誓……我要堅決地……”

格拉契夫沉默了。大家都感覺到他很痛苦，但是並沒有一個人出來為他辯護。每一個人都明白，有各種各樣的錯誤：有一種錯誤批評一下就可以了，而另外一種錯誤就必須予以嚴厲的懲罰，格拉契夫所犯的就正是這種不可原諒的錯誤。

“噯！格拉契夫，格拉契夫！……”布斯卡列夫說，“你讓我上了

一次当。我在工厂里認識你的时候，你并不是这个样子……坐下吧！”

布斯卡列夫站了起來，將皮烟袋往旁边一扔。

“为了被槍殺的十五名集体農民，就必須歼滅一百个、兩百个、甚至是三百个敌人！……可是你呢？你却决定放下武器了？苏联人民是不会因为这种行为而說一句感謝你的話的。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嗎？坐下吧，”他对仍旧站在那兒的格拉契夫重复說了一句，“我劝你向他學習學習該怎样替祖國服务。”布斯卡列夫向坐在汽油桶上的別里亞克那一面擺了一下头，“他在城市里比我們在樹林里要困难得多……还有什么意見沒有？”

共產黨員們互相看了看。

老游击隊員瑪古哈建議宣佈予格拉契夫以嚴厉的警告，但仍旧讓他当排長。当格拉契夫很小的时候他就認識他了。格拉契夫是血統工人，在战前曾被推举担任工会工作。他的兄弟是紅軍里的政工人員。瑪古哈坚信格拉契夫現在一定能够改过自新。

沒有一个人支持瑪古哈的意見。

“这里的事情和过去的功績根本沒有关系，”排長謝利伏諾夫說，“虽然格拉契夫过去是一个很好的工人，可是現在却是一个不中用的指揮員。現在是战时。苏联人都在流血牺牲，保衛祖國，人們是要按今天的行动來判断我們每一个人的。我贊成路茲米托夫的建議。讓格拉契夫暫時指揮一个班。这也是重要的任务。等証明他可以信任的时候，再讓他当排長。”

薩路宾、路茲米托夫和老头兒瑪古哈三个人的建議提付表决。路茲米托夫的建議通过了。決議宣佈予格拉契夫以警告，并指定他在謝利伏諾夫的排里充当班長。

“我可以走了嗎？”当問題已經決定后，格拉契夫遲疑地問。

“再坐一会儿，”布斯卡列夫回答，“你应该学得灵敏一点。”

之后，布斯卡列夫宣佈，薩路宾要讓格拉契夫的副排長托洛契科去統率獨立排。

“批准他呢还是指派別的人？”布斯卡列夫問。

“可以批准。托洛契科是一个有战斗力的指揮員，并且他有作战的实地經驗。他在軍事化警备队里服务过四年！”政治委員陀勃萊寧說。

“作战倒是能作战的，这沒有話說，可就是受了格拉契夫情緒的影响，”瑪古哈反駁說。

“这一点應該由我負責，同志們，”格拉契夫开始說道，“托洛契科和我爭論过很久。曾竭力想說服我……甚至还当面罵我是胆小鬼……而且托洛契科懂得軍事業務。战士們都很愛戴他。这个工作他担当得了的。”

大家批准了托洛契科为獨立排排長。

这以后，就游击隊三个月來战斗活动的效果作了檢查。薩路宾大尉報告道：

“比較起來，時間过去得还不久，”薩路宾开始說，“我記得第一次被帶到森林里來的那一天，还像在眼前一样。我記得非常清楚。有人將三十來个人介紹給我說：这就是你的战士。應該說，在这一刹那，我真后悔不該同意在森林里待下來的。我是在正規軍、在軍隊的先進部隊——边防軍里生長的，当有人告訴我說站在我面前的就是战士的时候，我甚至不知道和他們說些什么才好。不曉得为什么我总觉得不对勁。心里想：我將帶些什么人去同法西斯匪徒打仗呢？就是現在我还覺得自己可笑——腦子里怎末会产生这样愚蠢的問題，不过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我的确是这样想的。”

薩路宾大尉像往常一样，按照軍人的方式直挺挺地站在那兒，

說得又快又急。他用簡單的、輕描淡寫的詞句描述着游擊隊已經走過的戰鬥道路，列舉出人們的姓名，回憶着過去的成功和失敗。

“在這個時期內，”他說，“游擊隊在人數上增加了四倍多。戰績方面，打死了希特勒匪徒二百四十六人，俘虜了十八個人，並且傾復了他們兩列軍車，炸毀了兩座火車站的水塔，破壞了他們十二部汽車和六座橋梁……”

報告佔用了四十分鐘，並引起了熱烈的爭辯。共產黨員們討論了對於他們非常重要的問題：直到現在為止，隊伍和敵人的仗打得是否正確，今後應該怎樣作戰？

“我們做了不少的工作，也獲得了不少成就，這是無話可說的。我們已經和初次來到這兒的時候不一樣了，”陀勃萊寧說，“可是這一點成就還太少。這還不過是開始。我，作為隊伍的政治委員，還無法誇耀自己的工作。我的工作做得還很不够。今天共產黨員們應該想一想，我們是不是已經做了應該做的一切。我認為，並沒有做到一切。固然，隊伍擴大了四倍，但是難道這就夠了嗎？”

政治委員提出了許多問題，又由他自己作了回答。他證明，吸引新人，特別是吸引青年人到隊伍里來的工作，進行得不能令人滿意。全民戰爭之所以叫做全民戰爭，就因為是廣大的羣眾都參加這個戰爭。但可不可以說，游擊隊已成功地發動了人民去與佔領者作鬥爭呢？不，決不可以！

常委會委員、偵察隊隊長卡斯特洛夫大尉繼陀勃萊寧之後要求發言。他說得很慢，斟酌着每一個字眼，既不重複一句話，也不浪費一個字。他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和“大地”取得聯繫的問題。

“沒有無線電聯絡，我們就不可能使自己的工作與蘇聯統帥部的計劃配合起來，”卡斯特洛夫說，“這一點必須認為是游擊隊工作

中最重大的缺点。我們的斗争，应该服从前綫的总的利益。我們打击了敌人。这非常好！可是如果我們的打击能符合統帥部的打算，那就更好了。这是第一。我們不能將我們的人化了千辛万苦并且遭受牺牲才獲得的極有价值的敌情偵察材料轉告我們的人，而这些情报正是我們的軍隊所需要的。这是第二。我們不知道前綫和苏联后方的情况。这是第三。这样是决不可以的。在作战中，只以自己本身的考慮作为遵循，閉关自守，是不能容忍的。我們曾派人通过战綫去謀取联络。但几个月过去了，没有一点消息。应该再派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人去。必須將从空中可以看見的游击隊活动的区域和方位报告前綫指揮部，并要求派报务員帶着收發报机來……”

地委会書記布斯卡列夫热烈地支持卡斯特洛夫的建議。應該立刻向那一方面不是派一个，而是像卡斯特洛夫所說的那樣，派几个能干的人去。不是輪流地，而是一下子就往各个方向派出去。不是第一个人走了以后，第二个或者是第三个人再走。

前綫指揮部对于和游击隊建立联系的問題当然是关心的，而且一定会派报务員來。等到有了报务員和無線电台的时候，一切情况就会根本改观了。

不僅是應該和“大地”建立联系，同时也應該和鄰区的游击隊建立联系。必須派人到別的游击隊活动的地区去。隊伍和“大地”沒有联系固然不好，但是如果和友鄰隊伍也沒有这种联系，那就完全不可原谅了。

当布斯卡列夫結束了他的發言时，角落里响起了排長鮑依科的声音：

“关于报纸的問題，你們作了任何考慮沒有？”

“这个‘你們’是誰？”布斯卡列夫皺着眉头問。

鮑依科不好意思起來。

“喏，我說的是常委会……”他解釋說。

路茲米托夫疑問地聳了聳肩。

“为什么只是常委会應該考慮到報紙的問題呢？”

“要不然是什麼人呢？”

“你說得對，烏斯曼，”政治委員陀勃萊寧對路茲米托夫的意見表示贊同，“報紙，這不僅是常委会的事情，而且也是整個游擊隊、全體共產黨員的事情。”

……會議延長了下去。當根據薩路賓的報告通過了決議的時候，天色已經開始黑下來了。參加會議的人紛紛散去後，土室裡只剩下了布斯卡列夫、薩路賓、陀勃萊寧、卡斯特洛夫和別里亞克。

德米特里·卡爾波維奇·別里亞克在自己五十年來的生活中，還是第一次參加解決這種重大問題的黨的會議。這是他生平的一件大事。

最近十五年來，別里亞克一直居住在這兒城里，工作是管理市立圖書館。他誕生在西伯利亞伊爾庫茨克附近，並在那兒生長、在那兒受教育。國內戰爭時期，他參加過游擊戰。跟隨在北方大家都知道的卡朗達拉斯維拉老爺子的隊伍開到了雅庫茨克，在那兒建立了蘇維埃政權。以後的幾年，他一直在伊爾庫茨克的財政機關里工作。

一九二六年，別里亞克將妻子埋葬後只剩下他和七歲的女兒兩個人了。他在圖書館工作人員訓練班畢業後，就遷到這兒邊區來居住。

戰爭爆發以前，他是一個人生活着的——女兒去莫斯科進了專科學校。可是現在和她的聯繫中斷了。別里亞克不知道她是在莫斯科呢還是在別的什麼地方。

在战争前夕，德米特里·卡尔波維奇決定申請入党，但是突然發生的战事使他沒有能够實現自己的宿願。这样一來，党就沒有來得及吸收他了。

在會議席上听到游擊隊員—共產黨員們的發言時，別里亞克回憶起了帶來那么多災難的暖的八月的夜晚。法西斯禽獸放火焚燒城市，全城被火焰包圍着，巨大的火舌高高地竄進了黑暗的天空。玻璃厂、繩索厂、剧院、汽油庫燃燒了起來，住宅也燃燒了起來。这么許多的大火，竟使星光都仿佛熄滅了。

这一天晚上，別里亞克正在圖書館里忙碌着：將圖書裝箱，准备疏散。警報妨碍了他，使他沒有能够將这个工作完成。別里亞克奔回家去，但沒有跑到家：敌方轟炸机的襲击將他阻止在半路上了。照明彈懸挂在城市的上空，發出十分慘白的光輝。这些照明彈燃燒得这样明亮，連地上的每一棵小草、樹上的每一片叶子都能辨別出來。

当听到愈來愈响的炸彈嘯声時，別里亞克不由得產生了某种預感。應該立刻一动不动地平躺在地上，可是他只是呆立在原來的地方，好象被一股不可思議的力量吸住了，已經身不由己了。他看見了巨大的、眩目的火焰的閃光，之后就失去了知覺，什么也不見，什么也看不見了。

他在市立醫院里清醒過來時，已經是黎明時分。他最先听到的是汽笛的凄厉的号叫。过后又是爆炸的轟隆声，周圍的一切都震盪了起來：在一晝夜間，法西斯匪徒將城市轟炸了四次。

醫院里有很多受傷的人。因为床位不够，男人、妇女和孩子們直接躺在地板上，可以听到他們的呻吟，从走廊里也傳來了什么人伤心的哭声。別里亞克看見走進來的护士怎样向躺在床边的一个

小女孩弯下身去。女孩子的头上和胸部都纏着綑帶，仿佛是一条被拋棄在岸上的小魚，竭力張开烏青的焦干的嘴唇，貪婪地狂吸着空气。她那憂郁的、失去稚气的眼睛，將視線集中在一点，已經呆滯了、模糊了。护士用手摀住臉哭了起來。

这种情景永不磨滅地印入了別里亞克的記憶。女孩子的死使他陷入了类似麻木的狀態。他睜大眼睛躺在那兒好久，既沒有听到炸彈的隆隆声，也沒有感覺到腿上和鎖骨的疼痛。

第二天的上半天比較平靜地过去了：飛機沒有飛來，可是却开始清楚地听到了炮彈的爆炸和机关槍的噠噠声。

在將近黃昏的时候，依照他的請求，將他抬到了院子里，放在兩棵縱樹之間的一架病床上，他躺着一动不动，凝視着在傍晚的潔淨的天空里飄浮和消失的云片。他不覺打起盹來。当睜开眼睛时，他看見自己在打獵方面的同伴、玻璃厂的車間主任陀勃萊寧巨大肥胖的身軀出現在自己面前。陀勃萊寧坐在病床上別里亞克的脚边，在用他那大而有力的手的粗短的指头播弄着一枝自制烟卷。

“費陀尔·弗拉索維奇！”別里亞克用微弱的声音叫喚了一声。

“啊哈！睡醒了嗎？”陀勃萊寧親熱地注視着他的臉，并輕輕地握了握他的手。“怎么啦，受伤了？”

“受伤了。鎖骨斷了，腿也打穿了。”

“是啊，是啊……”陀勃萊寧擦了根火柴。“我已經从医生那兒知道了。嗯，沒有关系，很快就会痊愈的。西伯利亞人是坚强的人。”他沉默了一下，又补了一句：“我來找你，卡尔塔奇，是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和你談談。”

別里亞克很注意地听着。

“你說吧……我在听着，”他說。

陀勃萊寧吸了口烟，眯細着黑色的、深邃的眼睛，吹了吹烟卷

上的火星，默默地注視着別里亞克好久，仿佛是在考慮从什么地方开始這場談話似的。

“怎么啦？你为什么不说話呀？”別里亞克性急地問。

陀勃萊寧的斑白的小鬍子微笑地牽動了一下。他所以不急忙就講出來，他解釋說，那是因為事情真正是很重要的。黨的市委會對別里亞克有一個要求：留在城里組織對法西斯匪徒的地下斗争。他，陀勃萊寧要到森林中去編組游擊隊，而別里亞克則應該在城里將人們發動起來。

“你的意思怎么样，坦白說吧，”陀勃萊寧說。

可是這決不是一下子就能用一句話、一個字回答的。這的確是很重大的事情。

“我對付得了嗎？”別里亞克問。

“你只是耽心這一點嗎？”

“大概是的。”

陀勃萊寧聳了聳肩。

“依你看來，托付給我的那些事情我對付得了嗎？要知道我是被指定為游擊隊的政治委員。不錯，我是個車間主任，可是不管怎樣，我從小就是干的制造玻璃的工作。而這却是政治委員！你知道，是游擊隊的政治委員！”

“我知道，費陀爾·弗拉索維奇，我完全知道。你是担当得起的。你有這樣的說服力，你能够使得人們听从你。”

陀勃萊寧微笑了一下。

“我相信你也是担当得起的，德米特里·卡爾波維奇。你看出了我的特点，而在你身上也具有這樣的素質……你有頑強的精神。而且你天賦很好。我已經將你推薦給市委會了。”

“謝謝，費陀爾·弗拉索維奇。”